

淑女文学馆

欢乐联盟系列0017

小水姐
Mini MGS 出品

千金当道 (一)

沈君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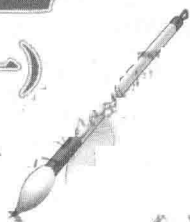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淑女文学馆
欢乐歌谣系列007
Mini Miss出品

千金当道 (一)

沈君野◎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 长春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千金当道. 1 / 沈君野著. --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585-0209-5

I. ①千… II. ①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3351号

千金当道 (一)

Qianjin Dangdao (Yi)

著 者	沈君野
出 版 人	刘 刚
总 策 划	阿 朱
特约策划	师晓晖
责任编辑	吴 强 张 旭 孟健伊
图书统筹	安小纪
特约编辑	黄佳佳
绘 图	莹 月
书籍装帧	胡静梅
美术编辑	王 春
选题调研	意林女生文学阅读研究中心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177千字
印 张	6.5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出 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0431-85678573

定 价	19.90元
-----	--------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 原来我是奸臣之后 001

021 第二章 /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第三章 / 小相爷酷、狂、霸 045

063 第四章 / 公主门前欢乐多

第五章 / 我只想当一个安静的美少年 079



第六章 / 人生已经如此艰难 093

111 第七章 / 微臣很忙，忙着爬墙

第八章 / 才出虎穴，又入狼窝 131

155 第九章 / 死，还是不死，这是个问题

第十章 / 人在朝堂飘，哪能不挨刀 173





第一章



原来我是奸臣之后





这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抬头只能看见稀稀拉拉的几颗星星。

天气不是很好，在穷乡僻壤的小乡村里，连路都不怎么看得清，实在不适合在外奔走。

但楚楚事先已经看过皇历，算过日子了。皇历上说：冬月十八，天寒夜黑，宜偷鸡摸狗，宜瞒天过海，宜抱头鼠窜。

适合做一切不宜声张的事情，而且，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在这天晚上，楚楚怀揣着“重金”——三两银子，一只手提着一盏昏暗的油皮灯笼，一只手拉着弟弟，像只受惊的兔子，疯狂地奔逃在乡间的小路上。

为什么要奔逃？为了自由！

三天前，他们还只是大塘村里一对儿孤苦无依的姐弟。

那一天不是很冷，难得没有刮北风，温暖的阳光穿过干枯的树枝照在身上，很舒服。

破坏这一切美好的是一个滚烫的红薯。

那个红薯是村东头刘大娘送给楚楚的，作为楚楚一大早替他们洗了三床被褥和一家上下十八口人的衣服的报酬。

楚楚千恩万谢地接过这件宝贝，没舍得吃，小心翼翼地揣着它回去，给了弟弟瓜瓜。

她揉了揉“咕咕”叫的肚子，回屋里喝了两口米汤，就当是早饭。

结果她转身出来，就看到一群熊孩子围着瓜瓜拳打脚踢。

为首的那个小胖子，手里还拿着瓜瓜的红薯，趾高气扬地叫嚷：“敢不把好吃的乖乖献给本少爷，真是活腻了！给我打，打扁这个小傻瓜！”

楚楚认识那个小胖子，那是本村李财主家的儿子李元霸，名如



其人，是个远近闻名的小霸王，专爱欺负老弱妇孺。只是没想到，他今天好巧不巧，逮着了瓜瓜下手。

周围一帮人都是他的随从，七八个年纪相仿的少年纷纷起哄：“打他，打他！”

瓜瓜被按倒在地上，头发被他们一伙人扯得乱七八糟，额角也磕出血来。

昨天夜里刚刚下过雨，地上都是烂泥巴，沾得他满头满脸都是。他还以为这群人是在和自己玩，龇牙咧嘴地笑得特别开心，完全不知道痛似的。

那一刻，楚楚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在往脑门涌！她最宝贝、最珍爱的弟弟，居然被打打了！

她像一只护犊的老牛般冲了上去，一巴掌把为首的李元霸抽倒在地。

在所有人都还没来得及反应时，她已经一屁股坐在了对方的身上，狠狠揍上了他的眼窝。

“啊——”李元霸差点儿没被楚楚的千斤坠压出内伤来，脸上又被揍了好几下，疼得直叫唤。

楚楚一点儿都不吝惜力气，专挑他身上软的地方揍，一边揍一边狠狠地骂：“喊什么喊，你不是很神气吗？长得跟红薯似的，还敢欺负人，我让你欺负人！”

围观众人见状，大半被吓得撒腿跑了。

这一幕，成了楚楚人生的转折，也可以说是大雍国历史性的时刻。

说是转折，并不是因为她骁勇善战，打得李元霸毫无还手之力。而是因为，就在她揍得对方晕厥过去时，一群汉子突然冒出



来，将他们团团围住。

楚楚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势，里三层外三层，有几十个人，个个穿着盔甲黑衣，长得威武雄壮，靠气势就能吓死人。她暗自想，李元霸家中居然有这么多护院？早知道，就不该这么冲动……

她一边后悔，一边想说点儿什么，缓解一下剑拔弩张的气氛，只是刚张嘴，就看到这几十个人“扑通”一声，整整齐齐地跪在了自己面前。

地面都被他们跪得震动了，这得多实在的力道呀，可这群人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铁甲相撞的声音清脆作响，与他们的声音一样整齐：“属下等参见小相爷，小相爷万福金安！”

啥？小相爷？谁？楚楚的嘴巴维持着张开的姿势，久久无法合拢。

她四下张望着，正在想这些人是什么来路，一个少年分开人群，慢慢走到她面前。

少年长着一张精致好看的脸，狭长的丹凤眼，挺直的鼻梁，薄薄的嘴唇，五官棱角分明。

他身穿一件月白色的长袍，上面用黑金蚕丝绣着繁复的水墨青图案。整个人气质清俊优雅，远看就像是山水画里走出来的仙人。

乡下小地方，像这个年纪的男孩子，楚楚也见过不少，但是从来没有长得这么俊俏又穿得这么贵气的。

胡九辰在看到凌楚楚的第一眼，就感觉内心有一万匹赤兔马呼啸而过，心里暗惊道：“天哪——”

他从没认真想过，凌相流落在民间的女儿会是什么样，可是无



论什么样，都不该是眼前这个样！

眼前这骑在一个胖子身上，铁拳凶狠、满脸苦大仇深的，真的是女孩子？

楚楚一身粗布衣，头发像男孩一样用木头簪子歪歪斜斜别出一个花苞的形状，光洁圆润的脑门上溅了好些泥点子，那双骨碌骨碌转的眼睛，闪着男孩子才有的野气。从穿着到行为举止，都好像有点儿对不上啊！

胡九辰皱眉看着对方，眼里不由自主地露出几分鄙夷。凌家那几个女儿他都见过，虽说有些女儿被宠得无法无天了，可是都长得花容月貌的。眼前这个“歪瓜裂枣”，和正牌千金相比，差距实在太……

他心里瞬间闪过许多个念头，真想直接掉头就走。

与此同时，站在他面前的楚楚也被他出类拔萃的气质折服。她心想，这样一个谪仙一样的人物，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大塘村这种乡野之地呢？

她看得完全挪不开眼，这位小哥哥到底是谁，从哪里来的？一不小心嘴上就问出来了。

胡九辰撇了撇嘴，心想这疯丫头到底是出身村野，不仅大胆地盯着自己这个陌生男子看，竟然还主动搭讪，跟京城那些名门闺秀根本没法比。

他微微侧过身子，神情倨傲地回答：“你可以喊我九爷。我来自京城，是特地来这里找你的。”

“找我？”楚楚愣住了。

胡九辰的手指几乎快指到楚楚的鼻子上了：“你叫楚楚，对不对？”



“对！”楚楚有点儿惊讶，“你怎么知道？”

“无父无母，和一个捡来的痴儿相依为命？”

“瓜瓜才不痴！”楚楚瞪了他一眼，不小心被胡九辰那张俊颜帅到，红着脸说，“不要以为你长得好看就可以胡说八道！”

“哦，谢谢夸奖！”

楚楚顿时无奈了，她说话的重点是在“胡说八道”，不是在“长得好看”！怎么会有这么臭美的人？

胡九辰似乎对她的情况十分了解，开口说起她的身世就滔滔不绝，连一些外人不知道的事情都一清二楚。

比如，她爹姓凌，她其实应该叫凌楚楚才对。又比如，她和瓜瓜不是亲姐弟。

这些事，就连大塘村的人都不知道。

楚楚越听越心惊，恨不得赶紧上去捂住胡九辰的嘴巴，不让他继续说下去。

可是，他的声音那么好听，而且说话的时候有股不怒自威的气势，让她不敢造次。

她暗暗鄙视自己没出息，能把李元霸这样的刺头按在地上一顿胖揍，却不敢制止这么一个翩翩贵气的美少年，她真是只纸老虎！

楚楚从小没爹，在她八岁左右的时候，娘收养了弟弟瓜瓜，这是在他们搬来大塘村之前的事情了。没多久，娘就过世了，留下瓜瓜陪她做伴到如今。

她一直知道，瓜瓜不是她亲生的弟弟，而且脑袋有问题，不像常人。

可是，那是她娘留给她的伴，是她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她一直记得娘临死前把她拉到床前说过的话：“以后要疼弟弟，照顾弟

弟，要让弟弟吃饱、穿暖！”

吃饱、穿暖，本该是这世上最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是对他们这样的穷人来说，却是很奢侈的。

作为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楚楚深知亲情的可贵。

所以当胡九辰告诉她，她的生父还活着，问她要不要去见一见的时候，她被吓了一跳，心道：我的娘哎，你真是未卜先知啊，亲爹真的来找我了！

楚楚的娘临终前这么跟她说过：“我苦命的楚楚啊，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当然，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就跟瓜瓜的脑袋突然变聪明一样小，那就是……如果你爹哪天突然派人来找你了……千万记住娘的话，不要跟他走……他不是好人……千万，千万记得！”

她没有想到，真的会有这么一天，她爹派了一个贵气英俊的少年郎来接她！这事有古怪！

楚楚眼珠子转了转，问：“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放心，我不是坏人。我是你爹府里的第一谋臣，来这个鸟不拉屎、鸡不下蛋的地方，就是奉了你爹之命。”胡九辰说。

她娘不会害她，楚楚一直相信。所以，她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胡九辰。

胡九辰愣住了，对方的反应出乎了他的意料，他原本还想重点跟楚楚说说她的生父权势滔天，如果去相认，下半辈子都能吃香的喝辣的，荣华富贵享用不尽。

结果，楚楚完全不给他机会。

胡九辰下意识地打量了一下楚楚，心想，这么个泥里打滚的乡



野小丫头，难不成会有大见识？

怎么看，都不像。

他疑惑地问：“为什么不想去见他，你知道他是谁？”

“不知道。”楚楚茫然地摇摇头，满脸凄切，哀怨地说，“见与不见，又有什么关系呢？楚楚心在天涯，身在江湖，注定浪迹漂泊，何必徒惹牵挂？”这些台词，她常听小凤仙在戏台上唱，早就背熟了，说出来脸不红心不跳，再自然不过。

胡九辰被她端出来的戏词恶心到了，暗暗搓了搓身上的鸡皮疙瘩。这么厚的脸皮，还这么会忽悠，的确是凌相亲生的呀！这就是他要找的人！

他打定主意要把她带回去，于是露出狰狞的面目，威胁道：

“你把李大少打成重伤，如果不跟我走，我就报官！你被官府抓起来倒是没什么，只是可怜了你那弱不禁风的弟弟！”

楚楚倒吸一口冷气，脑袋里瞬间闪过了上百个念头，最后，她望了一眼刚刚从泥水里爬起来的瓜瓜，顿时蔫了。

瓜瓜还小，已经失去娘的照顾，她不能再让他失去姐姐。

可是，为什么有种要进火坑的预感？好害怕……

这个冬天比起往年都要寒冷，尤其是在这种夜里赶路，实在是活受罪！凛冽的北风呼呼作响，刮在脸上犹如刀割。

瓜瓜是被她强行从温暖的被窝里拉出来的。

他还没完全从瞌睡里回过神来，就被外面这寒冷的天气冻得浑身冰凉。

他跑累了，在楚楚身后上气不接下气地喊：“楚楚，停，快停，累！”

楚楚不愿停，耐着性子鼓励瓜瓜说：“瓜瓜啊，坚持，趁着天



还没亮，我们一定要逃得远远的。不然会被抓回去的！”

瓜瓜听了她的话，喘得更厉害：“还要跑多……多远？”

“翻过两座山头，再绕过一条河，往北走五里，就离葛家庄不远了，只要到了葛家庄，咱们坐船过江。到时候，天南地北任咱姐弟俩飞，他们谁也别想追上来……”

楚楚的话还没说完，瓜瓜原本死死拽着她的手，立刻放下了。

楚楚勉强停下脚步，有些不高兴，回头问：“怎么了？”

“太远了。”瓜瓜赖在原地，不肯走。

楚楚傻眼了，她事先做好了详细规划，想到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却单单漏了最大的变数——瓜瓜。

她要再做做瓜瓜的思想工作，他们现在还没跑远，实在有点儿危险。

还没来得及开口，就听到前方有人轻笑一声，在大半夜里显得有些突兀，吓得她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

身后的瓜瓜更是“呀”的一声缩在了她身后，拽着她的衣服说：“楚楚，我怕。”

楚楚其实也很怕，她的背脊上都是冷汗，双腿也在发抖，却不能表现出来，瓜瓜还要依靠她呢！她强压下心头的恐惧，粗着嗓子问：“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咦？凌楚楚？怎么这么巧？”

声音很熟悉！还认识她！

楚楚心头突然有种不妙的预感。

黑暗中慢慢走出来一个人，身形修长，步态悠闲，借着手上灯笼的亮光，她顿时看清楚了来人。

面若冠玉，眉似远山，一双狭长的眼眸长得像狐狸似的，明亮又狡黠，闪动着算计的光芒。



不就是她白天遇见的那个灾星胡九辰吗？

如同看到了鬼似的，楚楚的脸色“唰”地白了：“你……你……你怎么会在这里？”

“是……是……是啊。起来散个步，你们也是吗？”胡九辰打着哈哈，身体微微挪了点儿位置，挡住了姐弟俩逃跑的必经之路。

至此，楚楚和瓜瓜的逃跑计划彻底泡汤！

楚楚躺回到房间的床上，已经是三更时分。

折腾了半宿，瓜瓜早就累了，脑袋一落到枕头上就立马没有任何负担地睡着了，鼾声如雷，楚楚隔着两间屋子都能听到。她心里暗自感慨，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就是高啊！

这一夜，她缩在薄薄的一层被子里，全身冰冷，心更冷。

时而想到娘亲临死前的谆谆教诲，时而想到狐狸男那犀利算计的眼神，时而又想到自己那花骨朵儿一样天真可爱的弟弟，她顿时百感交集，孤枕难眠……

为了这个家，为了姐弟俩以后的幸福，自己这个“一家之主”真是操碎了心，一念及此，楚楚真的好想跪在床头放声大哭呀！

一夜辗转反侧的直接后果是第二天起床浑身无力。

楚楚是被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吵醒的，她顶着两个巨大的黑眼圈从床上坐起来，狠狠把枕头摔到了地上：“到底是谁，偏偏要挑这个时候扰人清梦！太过分了！”

“过分”的某人此时正坐在饭厅里用餐，脸上挂着用心险恶的笑容，自言自语地说：“睡得这么死，都放了两串鞭炮了，居然还是叫不醒。影二，你再去买一串，要最响的那种。”

房梁上突然跳下一个全身黑衣的人，沉声说了声“遵命”，然

后一阵轻烟似的消失了，轻功之高，当世罕见。

喝碗粥的工夫，楚楚终于磨磨蹭蹭地洗漱完毕，走出房门，就看到正在厅里用早餐的两个人。

瓜瓜的碗里已经堆满了包子和馒头，手里还拎着一根油条，吃得满脸欢喜。

胡九辰坐在瓜瓜旁边，穿着一身雪白的裘袍，更显得气质逼人。楚楚心想，哼，长得再好看又怎么样，心眼太坏，怎么看都不顺眼！

胡九辰听不到她心里的诋毁，笑嘻嘻地为瓜瓜夹了一块牛肉，同时循循善诱：“慢点儿吃，只要你乖乖听话，以后大晚上的不要跟着楚楚到处乱跑。还有什么想吃的，都给你买。”

瓜瓜笑咪咪地回答：“我还想吃大包，肉肉的大包！”

“以后天天都有大包吃，瓜瓜帮我把楚楚留下，不让她离开，好不好？”

“好！我留下，让楚楚也留下！我要大包，天天都要大包！”

楚楚正要跨过门槛进来，听了他们的对话，脚下一滑，摔倒在地，差点儿没把下巴摔裂。

人情真的太寒凉，世态真是好凉薄！每天几个肉包就能把她这个弟弟给收买，怪只怪敌人太狡猾，弟弟太单纯……

楚楚怀着满腔的怨愤和委屈大口吃着早餐，等她回过神来，已经不知不觉地解决了三个肉包、五个馒头，还有一盘牛肉……

好撑！

她情不自禁地打了几个饱嗝，顿时遭到了胡九辰的嫌弃。

吃饱喝足后，胡九辰笑咪咪地说：“瓜瓜去院子外面玩吧，那些侍卫哥哥都可以陪你捉迷藏、爬树还有钓鱼。”





楚楚举手：“我也要去。”

胡九辰毫不留情地驳回了她的要求：“这些天真烂漫的游戏不适合你这种大龄少女。”

什么嘛！人家还小！

最后的结果是，楚楚被关在大厅里，听着瓜瓜清脆响亮的笑声从院子围墙外传来，心痛到无法呼吸。

她也想玩游戏！

她也想跑出院子去“放个风”！凭什么不让！

她幽怨地望着“罪魁祸首”，心想自己上辈子一定是当了山贼，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所以这辈子才会遇到这么个烂人来收拾自己！

这时候，胡九辰拍了拍手掌，应着掌声从外面进来一个中年妇女，四五十岁，身着紫红色的大棉袄，颜色鲜亮得和她的年纪实在不相符。

楚楚的视线落在中年妇女的发髻之上，顿时惊呆了。

只见上面插满了碧绿的玉簪、金光闪闪的发钗、龙眼大的珍珠……绿油油、金灿灿、白花花，各色光泽流转，折射出的光芒简直闪花了楚楚的眼。

“她是卷嬷嬷。”胡九辰向楚楚介绍道。

卷嬷嬷用刀子般锐利的眼神在楚楚身上来回刮了两三遍，然后嫌弃地说：“就这么个土里土气的土包子，真是凌相流落民间的儿子？”

胡九辰笑着点了头，又摇了摇头：“是凌相流落民间的，但不是儿子……”

“什么？是个丫头！”卷嬷嬷的表情瞬间变了，她不敢置信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眼前这个穿得灰头土脸，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的